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印度洋的最后一颗眼泪

我们坐上汽车,在扬起沙尘的路上行进。旁边是高大的椰子树,它们朝着一个方向稍稍倒去,好似比萨斜塔,无数比萨斜塔向一侧倒去,会让观者产生人生怀疑论。迅速AI了下,原来是热带气旋带来的强风产生巨大风压差而导致的结果。

斯里兰卡,我和旅游搭子孟戈再次一起感受世界。自2024年起,我们开始海上丝绸之路的田野调查,从马来西亚、新加坡到摩洛哥,追随着大航海家郑和的脚步,一路从太仓刘家港出发,漂洋过海。这一次,我们去往南亚国家斯里兰卡,旧称锡兰,地图上它的形状像一颗璀璨的宝石,也似印度洋的最后一颗眼泪。

机场上,孟戈给我递来一杯热咖啡,说:“葛老师,你放心,我已经做好了所有攻略,到了那边有人接机。”孟戈性格沉稳,不躁。既是我亲外甥,又是我工作的得力助手,某种意义上说,也是我的大儿子。人生理念也越来越和我趋同:生活的意义,就是从庸常的事务中脱身,感受世界的多元化。他的名字是我起的,他姓龚,“孟戈”的含义是做人要文武兼修。

我们俩并排坐着,他头发里的香波味我都能清晰地闻到——专属于潘婷去屑洗发水的淡雅花香。我问他:“酒店怎么安排的?”他笑了笑:“会给你一个惊喜,不同的环境,不同的酒店,人生重要的不就是什么都要去体验一回?”

第一夜抵达尼甘布的时候,已是黑黢黢的夜色笼罩。清晨被海鸥的叫声唤醒,我推开民宿酒店后院栅栏,蔚蓝的大海扑面而来。印度洋的风温暖湿润,一个老人带着一条狗在海边信步游走,他戴着眼镜单手插在裤兜,目不斜视,在温柔的细沙上默然前行,可能这就是他的日常,一个老人,一条狗,一片大海,不说一句话。我调好摄像机镜头,“咔嚓”拍了几张特写。

旁边是圣母玛利亚教堂,一群妇女在祷告。另一侧红色与黄色砖块搭建的平层小楼,葡萄牙殖民风格,是所简陋的学校。我走过去,五六个年龄参差的男孩坐在教室外的栏杆上玩耍,最大的孩子已经蓄上了小胡子,他好奇地看着我,并用英语问我:“你从哪里来?”

“中国。”我笑眯眯地回答。他说:“我十六岁了,你多大?”

“哈哈。”我没有立即回答,让他猜。我瞥了眼教室,昏暗的光线中二十多个孩子坐着,他们的老师出来了,是个相貌端正略显发福的中年女性,她穿着当地民族服饰满脸笑意看着我,牙齿白得耀眼。我和她身份一致,年龄体态也相仿,也许是我的另一个“她”,置身在印度洋的一角耐心授课,传递知识。

欣赏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生活,是我的所爱。一股鱼腥味袭来,原来是到了尼甘布鱼市,清晨的光影里,渔民与买主在晨曦中交易,每一帧都是人文摄影的绝佳素材。大大小小的鱼,排列整齐,鱼眼突出,好奇地观察这个世界。再往里走,场景更精彩,无数条鱼晒在一起,简单来说,它们成了鱼干,去除了内脏,成为千万大军中的一员,在临时搭建的花布篷下接受阳光的炙烤。魔鬼鱼、墨斗鱼、鲳鱼、马鲛鱼……五花八门,我看得起劲,更有穿着曼联足球服的人上来搭讪我们,手舞足蹈,说可以把一条鱼竖着直接从嘴巴里干吃下去,我们哈哈笑着摆手,知道他的过度热情是冲着小费来的。

此刻,我们去往一个偏僻的庄园,崎岖不平的山路过去后,绕进了一个平原,目力所及开阔疏朗,远处高大的树矗立着,孤独倔强于天地间。忽然,乡野间一只蓝孔雀悠然踱步,不经意间将闪耀金属光泽的尾屏展开,阳光下的“眼睛”图案绽放醉人的光芒,它优雅地显摆了几分钟后钻进草丛中。

“国王领地岩酒店”庄园呈现在眼前,汽车一路开进去,奇花异草瞬间包围住了我们。

一位男子双手合十迎接我们,接着是管家和服务生过来,我们受到了国王般最高级的礼遇。池塘开满了蓝色睡莲,仿佛莫奈笔下的花摇曳多姿,千朵万朵,圣洁美好,这也是他们的国花。我喜欢植物清香的气息,三角梅、兰花、合欢树、榕树……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植物,只能先拍,再回去查形色软件考证。

走过小桥和沙地,是我们居住的小木屋,临水而筑,周围都是植物。放完行李出门时,我被一阵窸窣声惊动,竟是一只褐色圆鼻巨蜥趴在路边,长度要达80厘米,这可是濒危珍稀动物,我吓了一跳,巨蜥也吓了一跳,马上顺着坡度溜达到小溪中,很快就找不见了。我惊奇又忐忑,不敢独自夜行,怕一不小心又和圆鼻巨蜥打照面。斯里兰卡属于热带季风气候,这种气候为动植物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,也许,后面旅途中有更多不期而遇的惊喜。

老板说烹饪当地美食给我们吃,前后要花三小时,利用间隙我们去了锡吉里耶的狮子岩空中宫殿。饥肠辘辘回到庄园,期盼美食,如同在摩洛哥享受一盘当地特色塔吉锅,鸡肉西红柿黄瓜煮得透烂,吃起来余香满口,能够锅底朝天。我和孟哥坐在庄园二楼露天餐厅,几百平方米的排场只有我们两个客人,感觉很奇怪,生意不好吗?偌大的庄园只迎接我俩?屋顶上老式电扇在吱扭旋转,许多壁虎沿着墙壁爬行,我也很淡定了,在这自然的王国,一切都是合理存在。

两个服务生端着一个簸箕上来,里面放着十盘当地菜肴,另有两种不同颜色的米饭。我惊喜轻呼,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!细品下去,实则很难吃——咖喱很冲,香料很重,怎么都不合口味,只有其中一份鱼才勉强吃完,当地传统菜在老外嘴巴里往往会翻车,太不合中国胃啦!

孟戈看着我手摇白葡萄酒杯无可奈何的样子,笑着说:“不行,重新给你点菜?我就不应该听老板推荐。菜单拿上!”他细细考虑一下,重新点了份烤鳐鱼。头戴白色高帽的厨师一听说重新加餐,估计有些头疼,原本期待着下班,没想到要重起炉灶。

不过话说回来,这一份烤鳐鱼吃得我们恢复了精气神。在这样一个神奇的庄园,鲜花盛开,虫鸟阒寂,只有氤氲香气漂浮,我们似乎在童话世界中感受着异域氛围。我睡得很香甜,在印度洋的海水中我就像拇指姑娘漂浮在一片树叶上,在万物的庇护下做起了玲珑剔透的梦。

□苏州 葛芳

一条大鱼

妻子接到她表弟媳的微信:“快递了一条鱼,劳驾你拿一下,怎么弄,姐你做主。辛苦你啦,我们明天中午来享用哦。”跟着是一个抱拳、一朵玫瑰和一副笑脸。

妻子在我面前叨咕:“来吃个饭还蛮会搞名堂呢,我们这里买不到鱼么?也不嫌麻烦。”没一会儿,她在快递站那儿打来电话,叫我推个自行车去。待我到了地方,看到妻子脚边有一个高和宽都在三十公分、长约一米的纸箱子,拎起来还挺沉。拆开,一条起码十斤的大黑鲢养在一个大塑料袋里,我和妻子看呆了。看看纸箱上的文字,是从千岛湖发来的。

去鱼鳞时,鱼的大尾巴一甩,吓我一跳,妻子按住鱼,叫它听话哦,不要调皮不要闹哦,大鱼居然服服帖帖、乖乖躺平了,任凭刀口在它身上刮来刮去。这是本事。不仅邻居们佩服,我也跟着佩服。但是,剖鱼肚子这件事有些让我担心,那是玩真家伙,大鱼确实有劲呢,每次蹦跶,落下来都是啪啪响,像表演硬气功,它要是突然发飙,刀子很可能伤了人。我喊妻子小心点,我能想到它一定会在疼痛之下蹦起来,果然不假,妻子一激灵,立马直起了身子。

妻子到底还是把鱼肚子剖开了,手被鱼刺扎了一下,但是基本安然无恙。那条鱼的内脏只有一点点,妻子觉得奇怪,转而又换了说话的口吻:“大湖里的鱼就是好。”就等她说这话呢,我没事时常与妻子探讨日常生活中新老观念的问题,因为妻子认为日子天天都是依样画葫芦,常说的就是“关键要吃饱”。每次说她观念太陈旧,这都什么年代啦,可她总是一副改不了的样子,这时我正好借题发挥,接过她的话说:“观念不一样,享受生活的质量也有差别。河里养的鱼,一肚子烂肠子,还有土腥味,真的不好吃呢。”

分割大鱼之前,我先指定:“鱼头归我,多带点鱼身子哦,我要来个鱼头炖豆腐。”妻子说:“中段红烧,尾段做熏鱼是我的最爱。”我们像瓜分战利品,各自先做打算。我想象着鱼汤的那个香、那个白、那个味美呀,口水就要流出来了。一会儿推开厨房门,要求妻子不得多放盐,一会儿又进厨房,叫不要放味精,妻子笑我就知道吃,没出息。

她不好这口,我很不解,这么好的东西,不能共享,可惜。我摇头,感到很无奈。不过,妻子尽管不好这口,但是操作起来一点不马虎,居然还记得“用千岛湖的水煮鱼更好吃”。我暗自庆幸,以前带她去千岛湖吃鱼、天目湖吃沙河鱼头,多少使她在心理上接受了些许洗礼,没想到她接着说:“你说的道理难道我不懂啊?难道还把千岛湖的水快递来不成?”

妻子的表弟住在镇江市,驾车来南京得一个多小时。他们一家三口都想知道,那么大一条鱼怎么安排的,妻子故意卖关子,让他们等一会儿看。中午开席,先摆上一大盘红烧鱼和一大盘熏鱼,接着,我像个跑堂的,吊一声嗓子:“来啦,各位让一让哦,大货上来了。”

一口炒菜的大铁锅满满的货,端上桌时,妻子赶紧先放下一个大脸盆托在锅底。表弟着急,打开锅盖,一阵白烟立刻扑了他一个满脸,雾化了他的眼镜,他随即忍不住地嚷嚷道:“哇,真香!姐的手艺真不错。”转过脸来却笑着问我:“哥啊,一条大鱼成就了这桌全鱼宴,过不过瘾?惊不惊喜?”我摆出吃货的谱,告诉表弟夫妇这锅汤略有不足,“记住了,这种鱼,得用养它的湖水来煮,知道不?”他们恍然,连连表示忽视了,下次一定同时把湖水快递来。

□南京 吉卫明

秋深早立冬

窗外的梧桐叶还未尽落,案头的日历却已翻到了立冬。

祖辈们观天象、察农时,总结出“冬包秋,冷得愁”的农谚。这话并非虚言,当冬的脚步提前迈入秋的领地,冷空气便会来得更急更猛。前些日子还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,转眼间可能就寒风凛冽。

记得儿时,每逢立冬,母亲总会翻出压箱底的冬衣,一件件抖开、晾晒。那时不解,总觉得天还暖和着呢,何必这么早忙活。如今自己也到了操持家务的年纪,才明白那份未雨绸缪的智慧。立冬虽不等于入冬,但它是个信号,提醒我们该为即将到来的寒冷做准备了。

北方的暖气该检修了,南方的厚被该拿出来晒晒了,防寒的衣物该整理归置了。这些琐碎的准备,看似寻常,却是对冬天最好的迎接。正如古人说的“万物收藏”,我们也该“藏”起些能量和温暖,以备不时之需。厨房里,该备些温补的食材了,红枣、桂圆、山药,这些平淡无奇的物什,在冬日里却能化作最贴心的慰藉。

窗外是层林尽染的斑斓秋色,窗内是炉火可亲的冬日暖意。这种交叠与过渡,恰是人生常态——总有些事情来得比预期早,总有些转变让人措手不及。但只要我们保持警醒,提前准备,便能从容应对四季的更迭、人生的变化。

立冬这天,我特意煮了一锅红枣桂圆茶,热气氤氲中,似乎能看见冬天的模样。它或许寒冷,或许多雪,但只要心中有暖,手上有备,任它风雪几重,我自从容过冬。邻家的老人说,早立冬不怕,怕的是人心没准备。这话说得实在,天时虽早,人事当勤,这才是过好冬天的根本。

夜深了,窗外飘来第一缕寒意。我关上窗,添了件衣裳,心中却生出几分踏实。人这一生,不就是在一个个节气中行走吗?顺应天时,安顿好自己,便是最好的过法。秋深了,冬来了,而我已准备好,用平常心迎接每一个寻常又不寻常的日子。

□盐城 伟大江

与一只橘猫偶遇

好几年没来西桥了。在我印象中,这条街上曾聚集了美甲店、洗脚房、小吃店,最著名的一家店是街口拐弯处的福星烧烤。有段时间流行烤生蚝,于是西桥上一连串开了好几家,后来陆陆续续都关张了。福星烧烤关门的时候,大家都很唏嘘,好像关掉的不只是一家店,更是许多人的青春。后来沿街出新,所有的老房子被围挡起来装修,等围挡一一拆除,好似新娘掀开了头盖,这条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变成了网红街。近处的黄墙灰瓦与远处的直耸云霄遥相呼应,俨然成了新南京的代名词。

朋友从外地来,为了迁就我,在我附近找了一家号称南京特色的面馆——欣源老卤面。抱歉,南京人表示没听过,但的确好吃,店堂干干净净,味道可圈可点。问了老板,果然只开了八九年。我早就远离了西桥,上次在这附近活动还是儿子在冲刺小升初的时候,掐指一算,已不止十年。这座城市就像铁打的营盘,流水的“南京人”从各地涌来,来来往往间,城市的热辣滚烫,这些新移民功不可没。短短的一条巷子,被每一位曾经驻足过的人描绘、刻画、改写,赋予不同意义。就像这家老店。

吃完面时间还早,我们去了旁边的桥西咖啡。似乎,也是一家网红店。最红的不是老板,是“猫店员”。这只橘猫已经三岁了,小小的脑袋腆着巨大的肚子。老板没等我问,就急着解释:“带他去检查过了,没病,纯胖,我都不敢多喂。”老板不苟言笑,不会主动聊天,但只要你问,也能多答。从店堂的装修来看,应该是个外i内e的人。

据老板说,小店一天能卖100杯左右,此外还有网络订单,房租每月5000块,大略算算有的赚,主要还是蹭上了西桥的热点。桥西咖啡生意兴隆,橘猫是头功。老板告诉我,橘猫是两个月的时候领回来的,名字叫“小咪”。小咪貌美、妖娆,肥而不腻,时不时会发出一声夹子音。整个中午只有两桌客人,“小咪”在我们之间钻来钻去,时而在桌上伸展,时而在腿边盘旋。这是一只情绪稳定的喵,超级黏人,不分对象,谁都能去撸一把。很像我心中的南京,木讷、包容、爱谁谁、来的都是客。在咖啡的氤氲香气中,我与小咪对视,在这一刻,它是主、我是客。闲坐半晌,我们起身离开。小咪一动不动,仿佛早已习惯了离别。你来,我笑脸相迎;你走,我欣然目送。

今日有幸,偶遇一只橘猫,在这慵懒的初秋午后。

□南京 苔米